

James Joyce

王逢振 刘象愚 主编



James Joyce

乔伊斯文集

乔伊斯评论集——名家论乔伊斯

王逢振 编 周汶 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王逢振 刘象愚 主编

James Joyce

乔伊斯文集

乔伊斯评论集——名家论乔伊斯

王逢振 编 周汶 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乔伊斯评论集：名家论乔伊斯/王逢振编；周汶

等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 1

(乔伊斯文集)

ISBN 978 - 7 - 5327 - 6702 - 1

I. ①乔… II. ①王… ②周… III. ①乔伊斯, J.
(1882~1941)-人物研究 ②乔伊斯, J. (1882~1941)-
小说研究 IV. ①K835. 625. 6 ②I562. 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46838 号

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乔伊斯评论集——名家论乔伊斯

[爱尔兰]詹姆斯·乔伊斯 著 王逢振 编 周汶 等译

责任编辑/管舒宁 装帧设计/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www. yiwcn. com. 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 ewen. co

山东鸿杰印务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2.25 插页 6 字数 279,000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 - 7 - 5327 - 6702 - 1/I · 4038

定价：69.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0533 - 8510898

法兰西斯·哈克特评乔伊斯

1917年

原文题为《绿色疾病》，刊于《新共和》第10期，总第122期（1917年3月3日），第138—139页。后转载于《地平线》（1918年），第163—168页。

该评论在威廉·卡洛斯·威廉斯所撰《一位爱尔兰现实主义者在临美国》中被引用。威廉斯的文章刊于《当前观点》第62期（1917年4月），第275页。

关于作家们的写作方式讲得过于简洁而不合情理。确实，人们开始认识爱尔兰文学复兴的时间恰好就是乔伊斯先生写作此小说的时期，而且他的主人公也确实所谓文学复兴时期都柏林的一个学生，一个充满梦想的作家、诗人和梦想家。然而，生活就是这样反常，在这幅理应有火焰把1890年到1900年间的都柏林照耀得光辉夺目的画面上，却没有一丝微光。要是小说中描绘的那个年轻人斯蒂芬·迪达勒斯原先就属于爱尔兰复兴运动，那么局外人便会更容易给他“定位”。而基本的事实是，他属于小说本身已体现出来的更具特色的一派。人们几乎很难把它（小说）传达给那些对爱尔兰和爱尔兰现代文学已经有了固定看法的人，不过，那种在现有的戏剧和以前的小说中难以找到的爱尔兰残酷现实，在这本小说中却以异乎寻常的率直、优美和力量呈现出来。只有像詹姆斯·乔伊斯那样无与伦比的坦率的人，即一个据说主要由于他并不多愁善感而变得尖酸刻薄的人，来着手描写都柏林的真实面貌时，人民与神话（那个有关南部“爱尔兰人是一个欢快、智慧的民族”的神话）

之间的差异才会被写得条缕分明。当人们说起都柏林人的“真实面貌”时，当然是有所偏爱的。人们只是在坚持认为，比起那个和蔼可亲的寓言家乔治·伯明翰笔下的爱尔兰人来，詹姆斯·乔伊斯笔下的爱尔兰人更接近人们对他们自己的评价。但是，那部精美的《青年艺术家画像》充分证明了这样的断言：人们完全可以预期，在受过教育的爱尔兰天主教徒中间，会出现一类骄傲、冷酷、爱挑剔、多疑而又谨小慎微的人，而不是利佛一度赞颂过的爱尔兰小地主。假如这是爱尔兰伴随天主教徒们新近接受的高等教育而出现的一种新的典型人物，那么人们只能说，到目前为止这些人是所要认识的人中最为重要的一类人物。萧伯纳在《英国佬的另一个岛屿》所塑造的那个伦敦爱尔兰人莱里·多尔身上曾暗示了这一点，但当前这部小说的主要人物比起莱里·多尔来其变化更加细微、更具个人特色，而且据称只属于一种类型，以表明他的总体风范是独一无二的。

乔伊斯先生的力量并不表现在他有任何特殊的创造性。小说读者会立刻看到他甚至从未想到过一般意义上的“情节”，或者权衡过参考读者喜爱的好处或重要性。他描写的是他最了解的东西，他自己、自己在寄宿学校和大学，以及他一贯拒绝尝试的对他深刻洞察的实际生活境况作任何激烈的变化。他竭尽全力去揭示他的辛酸生活中的种种场景，而迫使他写作的冲动并不是因为某件事顺应了他作为一个老于世故的小说家的意图，而是因为那件事对他个人来说完全是实实在在的。任何时候他都不会顾忌某些言语或某些事件会激起某些读者的强烈反感。这句话是否与经历紧密相连？这个事件是不是生活组成的一部分？他探索的就是这一类问题，至于别的他一概不问。他甚至不可能探究：在所有他能写的东西中，为什么他惟独选择揭示那些很少人描写的细节？假若他真的问过这个问题，他很可能会回答说：意识到沉默本身便会激励人们把它表达出来，而表达是一个人用于反抗那些强加于自己头上的限制的惟一手段。如果别人屈服于那些限制，那是他们自己的事。为了得到真理，一个人必须揭示对自己真正有意义的东西。

考虑到这幅画像在主人公离开大学之前就已结束，人们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对主人公真正有意义的关系是家庭关系和宗教关系，以

及主人公在批判精神与环境之间的协调过程。而赋予这幅画像以强烈艺术感染力的正是乔伊斯先生已经拿捏得炉火纯青的艺术手法，即通过描写事件在斯蒂芬心中所激起的情感来交代他所经历的种种事件。我们看不到作者直接描写斯蒂芬的父母。我们是通过斯蒂芬内心情感的潮起潮落得以了解他们的，而有许多段落记述了活生生的对话，如那场令圣诞晚餐不欢而散的有关帕纳尔的争吵，又如那个说明父亲回到考克的老掉牙的逗乐，斯蒂芬的灵魂跃然纸上，栩栩如生。

[原文引用小说第一章晚餐场景的一部分。] (略)

是手淫这一凡夫俗子常有的罪孽最为痛苦地折磨着这个年轻人，由此产生的罪孽感使他备受强烈的孤独之苦。最后他只好“退却”——他当时正在接受耶稣会士的教化——并去忏悔，而在一段时间里他感受到了宗教的快乐。叙述这段经历的直率比塞缪尔·巴特勒在其《众生之道》中有关性蒙昧的遮遮掩掩的描述要生动得多，而且在使宗教信仰显得真实方面，乔伊斯先生要比塞缪尔·巴特勒更成功。一名耶稣会士建议斯蒂芬从事神职的努力便是他中止宗教信仰的开始。乔伊斯先生用一种“清晰、流畅、期刊式散文体”描述了他从虔诚的信徒生活和一名专事禁欲的退隐者到接受自然和尘世的转变。“他的灵魂已经从孩提时代的坟墓中爬起，抛开裹在身上的葬殓衣物。是的！是的！是的！他将跟他同名的那位伟大的能工巧匠一样，从他自由的、强有力的心灵中自豪地创造出一个生命，一个崭新的、向上的、美好的、不可捉摸又永恒不灭的生命。”“是的！是的！是的！”这个词的重复显示了贯穿整部小说的浓郁青春气息，纵然乔伊斯先生在夸耀亚里士多德和阿奎那那方面也能如此卓越无比。

画像的最后一章展示了大学学院里信奉天主教的民族主义学生们的精神。那是一幅绝妙的群体画，里面的青年满嘴脏话、目空一切、乳臭未干。乔伊斯先生的主人公既不赞同叽叽喳喳的国际主义者，也不赞许那个他比作爱尔兰的神秘的爱尔兰人，“一个蝙蝠似的灵魂醒来，意识到自己置身于黑暗、秘密和孤独之中”。斯蒂芬独来独往，蔑视一切

又满腹牢骚，爱上了又没有爱上，一个黎明时分的诗人和日落时刻的嘲笑者，“这个臭气熏天的粪堆般的世界”的冷漠的流亡者。

一部完整地再现一个敏感的、爱批评的年轻人的小说不可能指望它会令人愉快。《青年艺术家画像》并不完全令人愉快。但是它拥有如此的优美、对美如此的热爱、如此强烈的感情、如此的悲怆、如此的坦率，在揭示严肃的青年中不可避免的病症方面，它超越了所有的英译作品。乔伊斯先生拥有一种独特的叙事方式，假如他仿效 H·G·威尔斯的做法，给每一事件安排一个段落，他可能会把事情讲得更明白一些。照现在这么安排，这本书便要求读者阅读时发挥一点想像力。阅读那次天主教的“退却”时也要全神贯注，因为作者描述它时极尽了讥讽之能事。但是，任何人只要对那个敏感、细腻的爱尔兰人打从读寄宿学校开始便感受的俄国式的失意和悲观有些许了解的话，都不会看不到詹姆斯·乔伊斯的坚韧不屈的品质。他以罕见的努力尝试超越有关种族和信仰的每一个文学陈规旧习，而他竟获得了巨大成功。许多人会对他的直率，无论是有关宗教的还是有关民族主义的，还是有关性的都感到忿然。但是直率在这里是一种崇高。

(周 汶 译)

庞德论《尤利西斯》和福楼拜

1922年

摘自《詹姆斯·乔伊斯和佩居榭》，载于《法兰西信使报》第156期（1922年6月），第307—320页，该文后被收入庞德著《优雅的散文》（1937年版），第82—97页；由弗莱德·鲍恩哈色译成英文刊于《什南多尔》杂志第3卷（1952年夏），第9—20页（本文即摘自该译文）。

在福楼拜100周年诞辰之际——新世纪的第一个——我们也看到了乔伊斯的一部新书《尤利西斯》的出版。从某些观点来看，这本书可能被看作是福楼拜以降继续发展福楼拜艺术的第一部作品，这种艺术在福氏的最后一部未完成的书里中断了。

尽管《布瓦尔和佩居榭》算不上这位大师“最好的作品”，《包法利夫人》和《情感教育》也只是其早期形式的顶峰；而《三故事》则是福楼拜对写作其他小说——如《萨朗波》、《包法利夫人》、《情感教育》和最初几版的《圣·安东的诱惑》——所取得的所有成果的总结。三个场景——异教时期、中世纪和现代——形成一个整体，其主旨便是出现在他准备写的三个故事中的第一个，即《圣·于连》中的那句话：“他想到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为他人服务。”

《布瓦尔和佩居榭》秉承了福楼拜的艺术和思想，但没有继承小说或短篇小说的传统。这部“闹剧式的百科全书”及其副标题“科学研究方法的缺陷”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史无前例的新形式的开端。无论是《巨人传》、《堂吉珂德》或斯特恩的《仙地传》，都不曾提供这样的

原型。

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是什么呢？这部小说属于奏鸣曲这一大类的小说，也就是说，其形式由主题、反主题、再现部、情节发展和结局四个部分组成。再细分一下，它属于父子题材的小说。它继承《奥德赛》的伟大传统，并且有许多地方跟《荷马史诗》里的事件几乎一一对应。我们可以在小说里看到帖雷马科及其父亲，还有海妖、独眼巨人等都在料想不到的伪装之下出现，稀奇古怪、隐晦难解却又准确无误、规模庞大。

小说家们一般只愿在某部小说上花上3个月或6个月。乔伊斯在这部小说上倾尽15年心血。而且《尤利西斯》比福楼拜写的任何一部完整的著作都更凝炼（总共732页），更能发现其独具匠心。

《包法利夫人》里有几页是无与伦比的，《布瓦尔和佩居榭》里某些凝炼的段落也是举世无双的（参见那个买卖圣心、假面等的段落）。福楼拜作品里有些篇幅其揭示事物速度之快与乔伊斯的不相上下，但乔伊斯大量搜集材料并使之完美只是为了嘲弄它们。在一章里，他使用了英语语言中所有的陈词滥调，恰似一条畅行无阻的河流。在另一章里，他浓缩了英语口语表达自第一首押头韵诗以来的全部历史（即在医院里大家等候普里福伊夫人分娩的那一章。）又在另一章里，我们看到自1760年以来《自由人》杂志上登出的标题，也就是说，是新闻学的历史；而他这么做的同时却并没有中断其行云流水般的叙述。

在书的不同部分，他用不同的方法表达自己（连亚里士多德都允许这么做），但这并不意味着，如尊敬的拉尔博所断言的那样，他放弃了风格上的一致性。每个人物不仅以自己的方式说话，而且以其自己的方式思考，而这跟所谓的风格一致的小说里的不同人物以不同方式说话一样，都没有摒弃风格的一致性：只不过乔伊斯把引号省略了，如此而已。

布鲁姆是一个广告兜揽商，小说中的尤利西斯，食人间烟火的常人，民主的基石——跟布瓦尔和佩居榭一样，一个对报纸上读到的东西深信不疑，又由于他心灵的欲求而受尽煎熬的人。他对所有事物都兴趣盎然，想要解释每一件事、打动每一个人。他拾人牙慧之迅速之得体

(到处都这么说、这么想，大家每星期都要重复一百次的话他都奉若至宝)，正好被乔伊斯用作一种文学技巧，不仅如此，其他人物也被选来烘托他这一形象，为的是记述不同于布鲁姆生活圈子里的陈词滥调。

布瓦尔和佩居榭与世隔绝，好像置身于波澜不兴的死水之中。布鲁姆则相反，他进入的是一个形形色色的花花世界。

乔伊斯借用了荷马的脚手架，以及中世纪讽喻文化的残留物；它其实无关紧要，只是一个烹饪问题——它既不限制行为也不带来任何不便，既无损情节的现实主义，也不伤害其时代性。它是调节形式的一种方法。就形式而言，这本书比福楼拜的小说更胜一筹。

帖雷马科（斯蒂芬），布鲁姆精神上的儿子，起初他从天主教会学校里学到的有关中世纪的学问；接着又夸夸其谈大学里拣到的学问，什么哈姆雷特与莎士比亚的关系。乔伊斯一贯坚持最严格意义上的福楼拜式的现实主义，一贯坚持有根有据，一贯坚持联系生活，他从不越过雷池一步。写实主义寻求的是一种不光与数或倍数，也与持久性有关的概括。乔伊斯把中世纪、古典时代，甚至犹太人的古风融入当前的情节之中，而福楼拜则把各个时代穿成一线。

乔伊斯在描写独眼巨人这一插曲时，坚持不用标点符号，使用常用词汇，但随后他便运用夸张、戏仿，并仔细考虑现实主义与迅速发展的浪漫主义之间的差异。我曾经说过，真正的评论来自作家；乔伊斯在提到圣·安东时便有如下精辟见解：“假如他（福楼拜）给我们描写安东在亚历山大狼吞虎咽女人和奢侈品，我们也会深信不疑。”

《尤利西斯》就有一章（共157页）与《圣·安东的诱惑》相对应。斯蒂芬、布鲁姆和林奇在一家妓院里喝得酩酊大醉；他们脑子里所有的怪诞思想暴露无遗。恶妇人及其愤怒的形象被刻画得如此栩栩如生，象征来自时下的真人真事，这是自但丁以来的第一次；没有任何东西依赖于神话或教条的信仰。均衡再一次得到肯定。

《布瓦尔和佩居榭》的局限性——甚至连德尚先生都注意到了这一局限性——在于事件的衔接并没有一种极其迫切的必然性；情节安排并非不合逻辑，但是另一种安排完全可能取而代之。福楼拜能够写出更多赞誉，尽管《布瓦尔和佩居榭》写得简短、清晰和凝炼，但就整体而言

还是有点缺乏生气。

乔伊斯矫正了这一点；读者每时每刻都兴趣盎然，做好准备接受任何东西，每时每刻总有始料不及的事情发生；甚至在阅读那篇最长的、事物名称罗列最多的长篇激烈演说的过程中，读者都一直兴趣十足。

故事发生在一天时间里（总共 732 页），一个地方——都柏林。帖雷马科在惊涛拍岸的海边漫步；他看见接生婆带着她们的接生包。尤利西斯用早餐，闲逛；接着是弥撒、葬礼、澡堂、谈论赛马；其他人物闲逛；肥皂的流通；他兜揽广告，凯斯大厦的广告；他来到国立图书馆以证实神话的解剖学上的细节；他来到艾欧勒斯岛（一家报纸的办公室），所有的噪声一齐迸发，电车、卡车、邮车等；那斯卡出现了，他俩在医院吃午饭；尤利西斯与帖雷马科的见面，逛妓院、吵架，回到布鲁姆家，然后作者描写珀涅罗珀（大地的象征），她的夜间狂想作为对男性的足智多谋的抗衡，结束了整个故事。

在那些更为惊心动魄的章节中，我们可以以那个刽子手的场景为例，其讽刺之尖刻，自斯威夫特建议爱尔兰穷人吃掉自己的孩子以解决贫穷问题以来堪称为最。在应答祈祷、布鲁姆的家谱、雄辩的释义等各处，作者都谨慎处理，没有一行，甚至半行不散发出浓厚的学术气息，而这是其他大部头作品所不可比拟的，或者说，也只有福楼拜和贡戈尔兄弟的某些章节可与之相提并论。

以下事实会让你对这部鸿篇巨制有所了解，作者为了它倾尽 15 年心血，备受贫困、疾病和混乱的折磨——他的《都柏林人》的头一版全部被焚毁，逃离的里雅斯特，动过一次眼科手术。当然，这些事实并不能说明小说任何问题，小说的所有事件发生在 1904 年 6 月 16 日的都柏林。可以发现有些人物被分解散布在某一页里，就好像《包法利夫人》里的人物（如康尼斯神父，小伙子狄涅姆等）。人们可以仔细分析一下那种百科全书式的描述，对布鲁姆梦寐以求的房子及想像中的房契条款的描述。无产者那假模假式的理性的鱼羹被暴露无遗，所有这一切由珀涅罗珀来平衡，这是一个丝毫不恭维这个充斥着行话的混乱世界的女人，是阴道、大地的象征，是男性智力退却而入的死海。

这是一部完美的写实主义小说，每个人物都以自己的方式说话，并

与一个外在现实对应。爱尔兰被描绘成套在英国的枷锁之下，而世界又套着巨大的高利贷之枷锁。德尚问道：

请问，又有谁成功地以几乎是超人般的尝试，用一部小说或一件艺术品的形式表现了普遍的愚蠢行为呢？

我来作答：如果这人不是詹姆斯·乔伊斯，那便是一个我们还需等待的作家；但是认为非此爱尔兰人莫属却又值得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尤利西斯》并不是一本人人都会欣赏的书，这一点比《布瓦尔和佩居榭》有过之而无不及，但这是一本每个严肃的作家都必须读的书，而且作为专业作家，他不得不去读它，以便弄清楚我们的艺术到底发展到了哪一步。

乔伊斯早期的书在1908年不受爱尔兰读者欢迎，这丝毫不足为奇；当时都柏林的平民百姓觉得辛格的戏剧有辱民族尊严，正在示威反对他呢。而同样是这几部戏，今年在巴黎公演却是用来宣传和证明爱尔兰的民族文化的，易卜生，我没记错的话，没住在挪威；加尔多斯在其《悲翡达夫人》中给我们显示了在某个人们猜想是萨拉高萨的外省城镇里拥有一种只是马德里而非国际文化的危险性。至于爱尔兰那些浪漫主义“老朽”们，我敢说他们根本不懂什么是写实主义。至于乔治·穆尔和萧伯纳，不希望看到自己在一个更重要的作家面前黯然失色也是人之常情。大家都知道，在都柏林，乔伊斯的书都是私下里偷偷看的，这不免有点缺乏诚意，但也不必大惊小怪。最令人惊愕的倒是美国那项令《小评论》因为刊登了《尤利西斯》片断而四次遭禁的法令，它暴露了那些蒙昧无知的法官和不学无术的专家的心理，这当然很值得引起欧洲的心理医生们，抑或是脑膜炎专家们的注意。不，我亲爱的朋友们，民主（照我们已故的灾星威尔逊的说法，我们必须竭力捍卫它）与个人自由和孔夫子的仁爱都格格不入。

（周汶译）

T·S·艾略特论《尤利西斯》和神话

1923年

摘自《〈尤利西斯〉，秩序和神话》，刊于《日晷》第75期（1923年11月），第480—483页，后被选入由马克·肖乐、约瑟芬·迈尔斯和高顿·麦克肯兹编写的《批评：现代文学评判的基础》（1948年）一书，以及由西恩·吉文斯所编《詹姆斯·乔伊斯：20年评论集》（1948年，1963年），第198—202页。

乔伊斯先生的书出版已经够久了，不必再发表笼统的赞誉之辞或诋毁者的规劝；但是它的问世还不够久，尚不可能试着对它拥有的地位和意义做出彻底的衡量。目前，对这么一本书人们通常能够做到的（这工作本身就相当繁重），便是理清书中至今仍扑朔迷离的任何一方面——这些方方面面数不胜数。我认为此书是当今时代所能发现的最为重要的作品；这是一本我们大家都感激不尽、谁也躲避不了的书。这些是我对它所作任何评论的出发点，不过我不想浪费读者的时间来详述我的颂扬之词；我只说它给了我所能寻求到的所有的惊讶、愉悦和恐惧，其他的话就不必赘言了。

在有关这本书的所有的评论当中，如果我们不把瓦莱里·拉尔博先生那篇与其说是评论，不如说是导言的有价值的论文算在里面，那么我就找不到哪篇文章认识到了书中所运用的艺术手法的意义——与《奥德赛》的平行关系，每一部分分别运用的恰当的文风和意象。但是，人们可能曾期待这种手法是引人注目的第一个奇特之处；然而人们一直把它当作某种逗乐的花招，或是作者用以安置其现实主义故事的脚手架，其

本身于故事的完整结构毫无利害关系。艾尔丁顿先生几年前对《尤利西斯》的评论在我看来便是由于这个疏忽而失之偏颇——不过，由于艾尔丁顿先生成文于全书出版之前，他的失误比起那些手捧全书却仍妄加评论的人要体面得多。艾尔丁顿先生把乔伊斯先生当作一个混乱的预言家；面对他预见到的在乔伊斯先生的魔棒轻敲之下奔涌而出的达达主义的洪水猛兽，他嚎啕大哭。当然，依我看来，乔伊斯先生的书可能产生的影响与本文主题不相干，一本极其伟大的书确实可能产生极坏的影响，而一本平庸的书到头来可能极有教益。下一代应对他们自己的灵魂负责；天才为之负责的是那些有天赋的人，而不是满满一工作室的不学无术、自由散漫的纨绔子弟。尽管如此，在艾尔丁顿先生对才智平庸之辈的可怜的牵挂当中，我还是看出了某些我不敢苟同的对这本书本身的性质的暗示，而这正是一个重要问题，如果我理解得对，他认为这本书会导致混乱，是一种反常、偏狭的情感的表现，是对现实的歪曲。

[引艾尔丁顿的文章。]（略）

是否有可能诽谤人类（这里的“诽谤”区别于平常意义上的“诽谤”，即诽谤个人或某个团体，而非诽谤者之外的人类全体），这是一个应该交由哲学社团去讨论的问题；当然，如果《尤利西斯》确属诽谤，它只会是一份伪造的文件，一件毫无威力的赝品，不会引起艾尔丁顿先生片刻的注意；我不想在这一点上大做文章，问题有意思在艾尔丁顿先生提到乔伊斯先生的“伟大的放荡不羁的才华”时，其实只是用未经证明的假定来辩论。

我觉得艾尔丁顿先生和我对于我们原则上需要什么或多或少是一致的：我们一致称之为古典主义。正是因为有了这一共同点，我才选择艾尔丁顿先生来反驳目前这个问题。我俩对我们需要什么意见一致，但对于如何去得到它，或者什么样的当代作品展示了那种发展趋势，却观点相左。我希望我俩都认为“古典主义”并非是对“浪漫主义”的取代，就如同在一个“你死我活”的舞台上的政党，诸如保守党与自由党，共和党与民主党。它是所有好的文学努力达到的目标，只要它是好

的，是基于它可能拥有的地位和持久性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完全不采用手头现成的十分之九的素材，只选用从博物馆里翻出来的木乃伊似的东西，也可以成为“古典主义”——就像有些当代作家，如果值得的话，人们对他们说几句与之相关的难听话也无妨（艾尔丁顿先生并不是其中之一）。或者充分利用手头的素材并竭力做好，同样可以有古典主义倾向。目前的混乱状况源自这样一个事实，即古典主义这个词被应用于文学，也被应用于文学所属的社会及其所有的旨趣情结和行为方式；这两种应用意义不尽相同。在文学批评方面成为一名古典主义者要比在创作上容易得多——因为在批评时你只对自己的需要负责，而在创作中你要负责的是如何处置你必须接受的素材。我把作家自己的情感和感受也归入这种素材之中，对那位作家来说，它们是他必须全盘接受的素材——而不是那些可以发扬光大的美德或是需要惩戒抑制的罪恶。那么，有关乔伊斯先生的问题便是：他使用了多少活生生的素材以及他如何使用它：不是以立法者或劝勉者的身份，而是以艺术家的身份来使用？

正是在这一点上，乔伊斯先生使用与《奥德赛》的平行关系才显得非常重要，其重要性如同一项科学发现。在这之前，谁都不曾把小说构筑于这样一个基础之上：从来没有这个必要。我称《尤利西斯》为“小说”，并不是在用未经证实的假定来辩论；假如你称它为史诗也无关紧要。如果它不是一部小说，那仅仅是因为小说是一种将不再适用的形式；是因为以往的小说没有成为一种形式，而只是一个时代的文字表达，这种表达尚未完全丧失所有形式以感到对某种更为严格的东西的需要。乔伊斯先生写过一本小说——《青年艺术家画像》；温德海姆·刘易斯先生写过一本小说——《塔》；我并不是在预料他们中哪一个还会另写一部“小说”。在福楼拜和詹姆斯手上，小说已经终结。我想，可能是因为乔伊斯先生和刘易斯先生“超前”于他们的时代，对形式感到一种有意识的或者很可能是无意识的不满，所以他们的小说比那十几位对小说的逐渐过时毫无察觉的聪明作家的小说都更无定形。

通过运用神话，通过巧妙地在当代与古代之间设置一个持续的平行关系，乔伊斯先生是在寻求一种他人必定会趋之若鹜的方法。那些人

会成为模仿者，正如同把爱因斯坦的发现运用于自己独立的更深入的调查研究的科学家。它只是一种控制方法，一种整理方法，一种赋予当代历史那无益和无序的庞大万花筒以形态和意义的方法。这种方法早已由叶芝先生勾画出轮廓，而且我认为叶芝先生是当代意识到需要有此方法的第一人。这是一种占星术会因此兴旺发达的方法。心理学（虽说有点差强人意，也不管我们对它的反应是滑稽可笑的还是严肃的）、人类文化学和《金枝》只在几年前共同令不可能的东西成为可能。现在我们可以使用神话方法来取代叙述方法。我当真相信，这是朝着让现代世界有艺术容身之地，朝着艾尔丁顿先生如此热诚盼望实现的秩序和形式所迈出的一大步。只有那些身处一个不会提供任何帮助来实现其目标的世界，却秘密而不需帮助地拥有了自己的原则的人，才会对取得进一步的进展有所裨益。

（周 汶 译）

福特·麦道克斯·福特论乔伊斯

1922年

摘自福特·麦道克斯·胡佛（福特）所撰《骄傲的、目空一切的一代》，载于《耶鲁评论》第11期（1922年6月），第714—717页。

福特论作家在描写性时必须表现出来的泰然自若。

确实，我认为乔伊斯先生是我们今天所拥有的艺术家中惟一对繁殖、养育和肉体再生诸过程泰然处之的人。但是话得说回来，超级艺术家乔伊斯先生对待所有事物都同样镇静自若。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法律一直在迫害他的出版商的原因。

而且乔伊斯先生是一位文字优美，构思严谨的作家，把《青年艺术家画像》跟，比如说，多萝西·理查森女士的《间歇》对比阅读，就会发现后者的絮絮叨叨、全盘皆收与前者的彻底超然、精于选择之间的差异。在乔伊斯先生那本书的前3页里所拥有的对童年和青年时期的感悟——对人性的揭示则更深入——比理查森女士所有作品里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感悟都要多。

这倒不是贬低理查森女士；因为尽管与乔伊斯先生相比她显得无限渺小，其实她还是相当重要的。但是乔伊斯先生是以那些庞大无比的、亘古不变的事物来衡量他的效果的，而理查森女士则取法于中产阶级下层人士的寄宿舍里那些转瞬即逝的标准。就好像福楼拜与吉辛，实在不可同日而语。

乔伊斯先生的作品是在一个较高的精神层次上的遨游，而理查森女士笔下的女性身上的窘境和荣耀则与物质生活细节紧密相连。